

过 渡

沙 汀 著



沙 汀 著

过 渡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

过 渡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571 字数102,000 开本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4 $\frac{5}{8}$ 插页1

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1000册

定价(3)1.05元

目 次

归来	1
控诉	15
堰沟边	27
卢家秀	41
过渡	50
范桂花	65
老解	74
在牛棚里	87
风浪	98
下乡第一课	112
夜谈	122
欧么爸	133
后 记	146

归 来

有点象发梦癲，牛中一骨碌翻身坐起来了。

这是本机关同志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。但在三天之前，他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通信员。虽然早就博得了大家的重视，而且成了团的培养对象。

这不是偶然的。大家之如此看重他，因为他不仅称职，通信以外的任何工作，只要他能做的，他从没有偷过懒。而一有空闲，总又关在屋子里学文化。九个月前，他还只认得几个字，但他现在已经勉强能写能读。

他之成为众人心目中的英雄，自然更不是偶然的。他是本单位报名参加赴朝参战志愿部队的第一个；而且已经请准了三天假，回家看看，以便随时到朝鲜前线去。他是一百二三十里路以外乡下的人，来成都两年了，家里只有一个母亲、一个妹妹。假是昨天才请准的，晚上便已催促会计算好了菜金、粮票。

他一面穿衣服，一面叮嚀着那个暂作他的替手的小勤务员。而他的动作语调全很匆忙。这些叮嚀，他早已加重语气表白过了，但他显然还不放心。

他接着又说：“懂得了吗？这一封信就有一封信的责任！……”

小鬼王兴发也已和他面对面坐起来了，光着上身，痴痴地瞪着他，脸上带着一点惊喜羡慕互相混合的表情。

他叹口气切断他：“媽的！我都想去報名！……”

牛中劝阻地大喊道：“将来有你打美国鬼子的时候！……”

小鬼王兴发冷不防打了一个喷嚏。于是牛中一顿，話头轉了弯了：“你会凉着的！”而直到对方抓起衣服披上，这才又开始解释为什么不必要每个人都去直接参战。

現在两个人都已穿著好了，牛中身著新棉上装，而为了走路方便，下面却是两条已經穿旧了的单褲。接着他們相率到院子里去。天已見亮，厨房里传来咳嗽声音和砸碎風炭的声音。当他们正想穿过天井、走向大門去的时候，忽又都站住了。

一个青年人敞开制服慢步直走过来。这是 秘書干事王秀，同时也是团的支書，一直领导牛中搞学习的。而牛中轟动全机关的出色行为在他特別感到驕傲，所以一早专誠起来送他。

牛中早已笑得来合不攏嘴了，現在他紧握着王秀伸过来的手掌，一面哼声点头肯定着王秀的嘱咐。

王秀用带点鼻音的山西腔接着說：“还有你娘，老年人的事情，多寬寬她的心吧！”

牛中自信地摇摇头說：“我的媽倒沒啥呵！象上次写信要我回去，……”

王秀說：“我不是担心她会挡你，安慰安慰老人家啦！……”

而末了，再一次握握手，牛中就正式动身了。

牛中原籍什防，在高弁鋪乡下一个名叫万福寺的山沟里住家。他家在那里住了三代人了，三代人都是佃戶。中間，靠着勤劳、节省，祖父、父亲都以为自己可以买点田土，不必再受地主的狗气了，但都遭到了失敗。尤其是那父亲，他在公路上拉板車的

“中杠”，积蓄了不少錢，而結果却被反动派抓了壮丁，至今沒有下落。

那是一九四四年貴阳吃紧时候的事。出事地点在川陝公路的成汉段，离家七八十里，营救已經来不及了。牛中則是一九四八年保上抓丁抓起走的，那时候他只有十七岁；后来幸而在成都逃脫了，于是就在成都市区一带过着流浪生活。

在这两年当中，他拖过板車，做过短工、堂倌。解放不久，他由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介紹到这机关里做杂务，随又提升为通信員。前年冬天，他的生活最惨，經常沒有工作、住处，沒有飯吃，可是始終不敢回家，而他現在却大搖大摆回轉万福寺去了。

人們老是爱讲，家乡里連水也是甜的，这有时确也是这样。因为当牛中进入越来越加熟識的地段时，他总觉得一切都越加可爱了，那些籠在暮色里的山丘、林莽，一座自小看慣了的远远立着的尖頂石塔……

到家时已經是夜里了。他大声叫門，而一个女孩子忽然从室内惊呼道：“哥哥哩！”随即传来扎扎的床鋪声和不断的問話。

因为沒有听见母亲講話，牛中带一点担心問：“媽呢？”

牛兰英隔着破板門答道：“开小組会去了。”

牛中十分兴奋地呵了一声。他沒有料到母亲这样快就进步了，但他随又觉得这很自然，因为他从一些回忆发现她本来就不錯：她对农民和气，她最恨地主，她曾經因为派款不公从保长家里哄鬧到乡公所……

牛中自言自語說道：“說不定还是积极分子哩！”

門开了，借着月光，牛中发觉妹妹还是他走时候那样高，肩架却发育些了，发黄的小毛辮已經剪掉。妹妹才十五岁，同哥哥一样眉粗眼大，只是从前沒有现在开朗。

妹妹一直就沒有停過嘴，現在她又開始報道本鄉的一些新聞。

牛蘭英接着說：“馬吞口也管制起來了！你聽到辦嗎？”

假裝嘆一口氣，牛中嘻皮笑臉反問：“你咋不問問哥哥走了路餓不餓呢？”

於是兩個人齊聲笑了。但是，雖則接着就動手弄吃的，談話並未就此停頓。而內容則多半是解放以來本地的一些人事變遷。直到吃過飯了，這才逐漸松緩下來。

他們並不想睡，就坐在灶門口等候母親回來。

牛蘭英忽然高聲地說：“會好象開完了！”隨即站起來向門外走。

牛中靜靜聽一聽說：“你耳朵真尖哩！”接着跟了出去。

他們在門口清清楚楚聽見媽叫嚷道：“他不低頭，只有等鄧大元回來斗他！……”

牛中咧開嘴笑了。他本想這樣打趣她的：“媽：你敢斗哪個哇？”但他只向妹妹問了問鄧大元的情況。直到母親爬上老坎、離家只有兩三塊地遠了，這才招呼着迎面走去。

母親已經半老，身材不高，但卻結實。這一點跟兒子很相象。性格也差不多：干脆利落，從來不向困難低頭。只是心地有點狹隘。她沒有料到兒子會回來的，因為自從牛中拒絕回來以後，她就賭氣沒有給他寫過信了，仿佛她就沒有他這個兒子。

因此，她吃驚地住住足，隨即丟心落意抽一口氣，正象了却一樁大事一樣。因為牛中能夠回來，究竟是她衷心所願望的，而賭氣恰是一個更加有力的反証。

母親一边走，一邊故為生氣地說：“呵，外邊那么好耍，還舍得回來嘛！”

牛中停下来了，笑嘻嘻答道：“要？比你工作紧张！”

母亲說：“你能干啦，一跑就是两年！”

深恐母亲伤心，牛中半开玩笑地搶嘴道：“你不一样过得来很好么？”

母亲生气勃勃地答道：“那不好？解放迟点，骨头都跟人家車成鈕子卖了！”于是走向阶沿边坐下。

她开始追述起牛中被抓后招来的种种烦恼来了。

她带点不平的口气說道：“难道你以为这两年的日子好过嗎？隐着流了好多眼泪呵！”她拖长着声調，但是没有半点悲哽，“当天晚上我就跑去找楊大头那个老狗入的：‘我就要我的人！他把你祖坟挖了啦！’杂种劈脸就跟我一耳光！……”

牛中半气恼半安慰地說：“叫他現在又来打嘛！”

牛兰英笑了，說：“七月間挤黑田，还跑来跟媽說好話哩！”

浮上一个坦白坚定的微笑，母亲癢癢嘴說：“鬼才会上你的当！”接着才又追述下去，“我也不是好惹的呢！你打吧，我又不是爪手儿，——后来連神主香炉都叫我甩了！两天过后又上街駢理信。这个馬吞口才恶呵！仗势他是乡长，跑出来一竿竿抡起。依得我那个气啦……”

牛中庆幸地笑笑說：“到成都那晚上我就跑了！”

母亲也很庆幸，她感覺幸福地吸口气說：“总算毛主席生得好，咱們穷人也該出口气了。三月間一得到你的信，我就請张老师写信叫你回来，認真把庄稼做起，你看邓大元喳！……”

牛中插言道：“現在到处都是工作呵！”

母亲說：“不要嫌做庄稼，只要恶霸地主垮了，……”

牛中說：“我不是嫌做庄稼，旁的工作也要紧啦！”

母亲沉默了，她望望穿着制服的儿子，随即抽口气勾了头。

她接着显得担心地問：“你是請假回来的哇？”

牛中答道：“請了三天假，后天就走，这回走得远哩。”

母亲一字一字咀嚼着說：“对啦，横竖你們翅膀也长硬了。”

牛中討好地笑扯扯說：“啥翅膀长硬了呵！……”

母亲負气地切住他問：“該不是到外国嘛？”

牛中充滿感情答道：“到朝鮮打美国鬼子！……”

于是他开始向母亲鼓动了。他讲到美国的资本家、軍閥如何支持蔣該死压迫中国人民，美国的少爷兵如何在中国奸淫掠夺；讲到朝鮮人民如何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流血牺牲，以及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兄弟关系。

他繼續說：“还有，就是不帮助朝鮮把它搞倒，飽嗝都不会打一个，一眨眼它又要吃你了！……”

母亲一直沒有作声。因为几天以前，文化干事曾經有过一次抗美援朝問題的传达，随又在农会上討論过，所以尽管心里越来越不自在，但她总是找不出理由反駁。

現在她忽然带点强詞夺理的口气打断他道：

“人家那么多解放軍要你去！”

牛中大笑道：“这是老百姓凭志願組織的队伍呵！”

母亲嘴軟地强笑道：“我肯信就止缺你一个！”

牛中苦笑着叹口气說：“对！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，有我不多，无我不少，等到敌人打进来了，恐怕还不会会有一个人站起来呢！”

母亲煩乱地揮揮手道：“横竖管你們也管够了，你把这个死女子也一道帶起走吧！”

她边說边站起来，轉身进屋去了，沒有看望儿子一眼。她又是伤心，又是气恼，因为直到現在她才明白，儿子的回来远比他

不回来还可怕。他不回来，她可确知他就在百里以外；眼前他回来了，但是为了就要投身到一个辽远的战场上去！

而她又多么希望他回来呵！因为她深深相信，通过今天的减租退押，明年的土改，她将获得一种几千年来农民们所曾希望过的美好快乐的生活。她是时常在幻想中描写这种新生活的，每每总又让儿子占一个重要地位。有时想象得太放肆了，她还凭空添上一个媳妇，几个孙儿，……

牛中对于母亲的反应多少不免感到惊异。因为他从未设想过她会挡他，同妹妹见面后，甚至还以为会她从她得到鼓励；同时他又忽然记起，母亲万一固执起来，会一直强到底，是不容易说通气的。但他不相信她能够阻止他，只想尽力减轻她的难受。

于是他也搭讪着跟她进屋去了，希望把她的情绪转移一个方向。起初，他若无其事地向她问起外婆，但她不张理他；接着他又提到当前的减租退押问题。

这时，母亲正想取下灶头边木钩上的亮油壶子，而她忽然终止了这个动作。

她回转身厉声叫道：“我不是放屁哇，把你妹妹也一道带起走！”

牛中故意装神地望着妹妹说：“好！跟我一道去当女兵！……”

牛兰英侦查地望望母亲，然后抿笑着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我要跟妈一道！”

母亲充满悲愤叫道：“我愿意当孤人！”

于是坐在灶门口哭起来了。

母亲自怨自艾地哭诉道：“天啦！可怜我朝日暮日都在望儿子啦！”随即开始诉说她苦难的遭际。

牛中第一次感受到挫折了，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
最后，他叹口气在板凳上坐下，漫声說：“怎么还是老一套呵！”

母亲自暴自弃地嚷道：“我知道你进步啦！——又没有包袱！……”

打个呵欠，牛兰英提示說：“明天一早还要浇菜子呵！”

母亲叫道：“它就瞎了也是那么大一回事！……”

然而，虽是这么样讲，接着她可站起来了，走向臥室里去。因为她固然不相信儿子已經回心轉意，但也不相信今天夜里会有結果。同时，她更深切而又尖銳地感觉到，她的借口是多么地不堂皇呵！这同旧式妇女的要横有什么两样呢？

牛中也感觉很疲倦，因为他只坐了四十里的馬車，其余全是步行；而他的一团高兴，又叫母亲泄了气了。他站起来，想到灶門口柴草上睡；这时，提着亮油壶子，挟床鋪盖，妹妹走过来了。

牛兰英笑一笑說：“快接到，——媽叫你盖！”

牛中望她一眼，然后車开脸說：“快拿起轉去你們盖呵！”

牛兰英說：“我們还有棉絮。”

牛中忽然轉向她輕声問道：“媽还是啥事强到底哇？”

牛兰英肯定地点点头，接着又問：“到朝鮮不是很远？”

牛中惘惘然只顧出神，随又叹口气說：“由她去吧！”

接着他从妹妹手上取下鋪盖，一声不响在柴草上睡下了。

他已經橫了心，不管母亲怎样阻拦，怎样伤心，决定留一天就回成都，听候命令出发。但他也不愿意过分伤她的心，因而次日一早，他就爬起来去浇菜子。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叫母亲松一口气，多少有点想头。

母亲只做了三亩半地，胡豆、大麦、菜子，一样都有一点。当中菜子种得最多，有一亩五。解放提高了她的劳动热情，今年很

早她就撒下菜母子种，前几天又忙着栽种了菜母子。地是祖父手里租下来的，原来有三十多亩，经过好几次扣押抽田，到了前年，就只剩下这三亩多了。

庄稼就在那一連三間茅棚外面，牛中自小便熟識的。而当他正要舀粪的时候，妹妹边扣衣服边出来了；哥哥的举动显然已經叫她吃了一惊。

牛兰英走向摸角边毛坑前低声說：“媽翻騰了一夜。”

牛中停住舀粪，然后苦涩地拖长着声音說：“哪个叫她背起包袱不放啦！”

随又叹了一口气，于是用粪档档在坑里攪起来。

同时他又問妹妹道：“水桶呢？”

牛兰英說：“我去借吧！”走向老坎下面去了。

妹妹走后不久，牛中裝好半桶粪水，担到菜子地里，接着坐下来等水桶。而从左边一片柳树林中，一个青年农民走了过来。这就是邓大元，本保农会的副主席，矮个子，又瘦又黑，喜欢吵吵鬧鬧，但是很得人心。

牛中同邓大元自来就要好的，一經認識出来，牛中便站起来迎过去。于是两个人就在路边扯談起来，互相問詢着各人的情况，而这一来双方更投机了。

因为所說牛中明天要走，邓大元不以为然地說：“又不是点火吃烟！”

牛中解釋道：“我都报了名啦！”

邓大元聚精会神地张大眼睛問道：“学习哇？”

牛中說：“不！到朝鮮打美国鬼子！……”

牛中重又很兴奋了！因为母亲阻拦而来的不快已經忘記得一干二淨。接着他就庄严而热情地解釋起来，希望对方明白这

个行动的神圣意义。

而邓大元冷不防惊喜交加地打了他一巴掌。同时連声嚷道：“真想不到！——回来看你媽的哇？……”

牛中的脸色忽然变了，他感觉扫兴地說：“不回来看她痛快得多！”

邓大元惊問道：“拖你后腿？”

牛中脸上忽又罩上一层严肃气概，他加重語气說：“走，我倒一定要走的呵！”

邓大元充滿感情地安慰他道：“莫急！——莫急！——脑筋打通了就对了！……”

随即忙着跑进牛中家里去了。

牛中一个人被留下来。他对邓大元的努力并无多大希望，但是他的热情感动了他。而且母亲能够心安理得的让他走，这是他乐意的。因此，当妹妹担了水来，他同她一道进行兑粪、浇粪的时候，他都一直心不在焉。

最后，邓大元出来了，走到牛中面前，开始向他报告談話的经过。

但是，一听口气不对，牛中立刻切断他道：“脚在我身上呵！”

邓大元接着說：“經我一頓劝起，后来話又变了，說：‘我懂！我懂！用不着你宣传！’等陣吃过早飯，开会的时候再看吧！……”

邓大元繼續約人开会去了。

吃飯当中，母亲一直沒有同儿子讲一句話，甚至避开脸不看他。而当一個农协会会员跑来催她前去开会的时候，她更意外地拒絕了，借口要浇菜子，匀不出時間来。只是飯后她又并不下地，倒悄悄縮进臥室里面去了。

牛兰英忽然沉下脸提示說：“媽在哭呢。”

接着，他們便聽見了母親的哭訴：“是政府派你去，我沒有話說！……”

牛中放下飯碗，自言自語般苦笑道：“成千成萬人都是自願報名參加的呵！”

僅止一夜，吃飯時候，他便發覺母親變了樣了，削瘦、頹唐，眼睛干眨眨的。當時他第一遭真的感覺得不好受，現在也就更加難過起來，覺得她倒是罵他一場痛快得多，他可以灰都不拍一下，翻身便走。

牛中沒有繼續吃飯，他到地里澆糞去了。一肚子的悶氣需要他用勞動來排泄。他悶聲不响地一氣澆了好幾挑糞。而末了，他一眼發現鄧大元從老坎下走上來。並且不止他一個人，身後還跟了三四個。老的少的都有，牛中幾乎全都面熟。

他們大都停下來喜笑顏開地同他打個招呼，接着就陸續進屋去了。只有一個鼻尖嘴闊、又瘦又長的青年人直接跑了過來，邊走邊說，邊說邊笑，好象碰見了什麼天大的喜事一樣。

等到兩個人見面了，那個名叫汪二的青年人笑得更開朗了。

汪二說：“包你說通，來了這麼多張嘴啦！”

牛中明白他說的是什麼，他笑着回答道：“說不說得通都沒關係！”

汪二嚴正地說：“不！要顧到影響呵！”接着說明他們很快也要展開抗美援朝運動。

末了，一個老头子跑到門邊揮着手嚷了一句，一晃又不見了。於是汪二約同牛中一道走了過去，但才走到門邊，牛中就停下了，沒有跟着進去。

牛中聽見母親正在訴苦：“我的命就這麼壞啦？恰合說現在好了，一家人可以團團圓圓過日子了，……”

汪二边走进去边說：“美帝国就不高兴你这么想！”

邓大元扣上来说：“唉！問題就在这里。杂种跟恶霸地主一个鼻孔出气啦！岸滩村的代表昨天在会议上反映，他们村上有人威胁落后分子，造謠說：‘美国鬼子已經打到东北，留个見面情吧，刮民党就快要轉来了！’都还没有死心呢，——以为减了租，分了田，就可以过安乐日子吧！……”

母亲意想不到地呼喚道：“这个美帝国究竟还要害死好多人才垮台呵！……”

牛中感觉轻松似地笑了，因为他看清楚了母亲的思想問題已經接近解决。

接着，他忍不住走到門边笑道：“媽！你肯这样想就对了！让我告訴你吧，它还要害死多少人嗎？不赶快把它从朝鮮赶出去，我們每个人都会受它的害！說不定它今天搞进来了，明天我就照样被刮民党抓得来鸡飞狗跳；至少馬吞口、楊大头照样会拿气大家受的！……”

母亲憤然大叫：“老娘倒不能再受他們的脏气呵！”

一个老头子嘶声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还拖他的后腿？”

母亲气势汹汹地反問：“你就断定了我会拖他的后腿？”

邓大元打趣說：“这就对啦！本来也是，是我有这么一个漂亮儿子嘛，还拖后腿？做梦也会打哈哈呢！”这引得大家都发笑了。

母亲也忍不住笑起来，但又立刻矜持地板起面孔。

她同时嚷叫道：“好啦！今天你們几张嘴，算把我批評够！”

邓大元热情地解釋道：“不是批評，是帮助你呵！……”

接着就邀請她一道去参加学校的欢迎会。

母亲显得害臊地站起来说：“又不是我到朝鲜去打仗哩！”接着就想走掉。

邓大元一蹦跳过去了，拦住她恳求道：“就要你这个小组长去起点带头作用哩！”于是别的人也都齐声劝说起来。

而末了，牛中两母子终于被大家邀到学校里开会去了。

这是农协会的文化干事，一个青年教员提出来的主意。当然应该，而且很有必要。因为事实证明，经过这次大会，对于牛中自愿赴朝参战，母亲是完全全地想通了。而且觉得骄傲。还有更重要的，通过这次大会，全村人对于抗美援朝进一步提高了认识。

为了赶路，牛中翌晨一早就起来了；但他没有找到自己的制服裤子！他几乎把灶门口全部柴草翻了个身，最后又跑到母亲房里去了。妹妹睡得很香，母亲坐在床上点了灯在缝补东西呢。

他光起两腿冲了过去，抓来母亲手上的衣物一看，于是笑了。

他吁口气，津津有味地笑道：“哎呀，我还当着偷了哩！”

母亲说：“没那么怪！也不晓得怎么样在穿呵，好几处都磨成麻郎翅膀了！”

接过裤子，牛中边穿边说：“你快再去睡一觉吧，——妈！”

母亲取笑道：“到了朝鲜，你也饭都不吃就打仗吧！……”

母亲下了床，走进厨房去了。她热了一大碗饭，拿了几个鸡蛋煮起，随又从鸡罩里提出两只鸡来，要儿子拿去招待机关里的工作同志。这是牛中从成都动身前的希望之一，但它早被母亲的闹嚷赶起跑了，这时他只庆幸自己能够爽爽利利动身，简直没有记起。